

印象

鄭漢癸

我是一條魚，朋友如是說。我身處的地方是透明的，朋友都說能看透我的身體，我身上的鱗片，一片接一片，紋里清晰，晶瑩如水。朋友說，我的鱗片好看，但令他們不安。一雙雙大眼睛在我的身上游離，我的鱗片也在看著他們，十多雙眼睛的對視，換來一聲聲的喘氣。迴避？不用吧。照著的也只是你們自己，不用掩嘴，不必皺眉，更無需嘆氣，學著接納你們自己，少點口紅，不要紋眉，原來你們都可以很美。說著說著，搖一搖尾，擺一擺鱗，身子迅速又過千里。

我是眉，眼睛如是說。額前，我像一道斷開了的橋，不偏不倚的長在兩個窗子上。我，不能拭塵、抹淚、擋太陽，因為眼睛跟我說我是眉，不是雞毛掃。於是，鬍子啊，嘴啊，牙齒啊，都笑我沒有用處，只因我不會拭塵、抹淚、擋太陽，不過他們自己也不會。我是眉，

我能阻擋汗水，不用拭塵、抹淚、擋太陽，眼睛如是說。

我是氣味，鼻子如是說。我喜歡飄浮在空中，遊蕩於水中，躲藏在陸地，處處有我的蹤影，鼻子如是說。我龐雜，但鼻子可以一下把我認出。鼻子說，我本身是一種記認，不需做甚麼，人們也不會忘記。鼻子還說，在某些時候，我可以霸佔地盤，佔據人心。

我的組成，不完美，七零八落的散作一堆，朋友說我是魚，眼睛說我是眉，鼻子說我是氣味。腦子說都不是，那我問，我是甚麼？腦子也搭不上嘴。只是傻傻的看著魚鱗皺眉、掩嘴：鬍鬚、嘴、牙齒又在笑眉，鼻子訴說著不會忘記氣味。你在我面前瞬間游了千里，後來發覺，原來我都可以很美。

